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

話說當時眾做公的拿住唐牛兒，解進縣裏來。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，慌忙出來陞廳。眾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。知縣看時，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，一箇漢子跪在右邊。知縣問道：“甚麼殺人公事？”婆子告道：“老身姓閻。有箇女兒喚做婆惜，典與宋押司做外宅。昨夜晚間，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，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，叫罵出門，鄰里盡知。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，回來把我女兒殺了。老身結扭到縣前，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。告相公做主。”知縣道：“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？”唐牛兒告道：“小人不知前後因依。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搶碗酒喫，被這閻婆又小人出來。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，遇見閻婆結扭宋押司在縣前。小人見了，不合去勸他，他便走了。卻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由。”知縣喝道：“胡說！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，如何肯造次殺人？這人命之事，必然在你身上，左右在那裏？”便喚當廳公吏。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，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，正是我的表子。隨即取了各人口詞，就替閻婆寫了狀子，疊了一宗案。便喚當地方件作、行人，並坊廂、里正、鄰右一千人等，來到閻婆家，開了門，取屍首登場檢驗了。身邊放著行兇刀子一把。當日再三看驗得，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。眾人登場了當，屍首把棺木盛了，寄放寺院裏，將一千人帶到縣裏。

知縣卻和宋江最好，有心要出脫他，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。唐牛兒供道：“小人並不知前後。”知縣道：“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？一定你有干涉！”唐牛兒告道：“小人一時撞去搶碗酒喫。……”知縣道：“胡說！打這廝！”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，把這唐牛兒一索網翻了，打到三五十，前後語言一般。知縣明知他不知情，一心要救宋江，只把他來動問。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，禁在牢裏。

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：“雖然如此，現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，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，便有下落。”知縣喚他三回五次來稟，遮掩不住，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。宋江已自在逃去了。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：“兇身宋江在逃，不知去向。”

張文遠又稟道：“犯人宋江逃去，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現在宋家村居住，可以勾追到官，責限比捕，跟尋宋江到官理問。”知縣本不肯行移，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，日後自慢慢地出他。怎當這張文遠立文案，唆使閻婆上廳，只管來告。知縣情知阻當不住，只得押紙公文，差三兩箇做公的，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。

公人領了公文，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。太公出來迎接，至草廳上坐定。公人將出文書，遞與太公看了。宋太公道：“上下請坐，容老漢告稟：老漢祖代務農，守此田園過活。不孝之子宋江，自小忤逆，不肯本分生理，要去做吏，百般說他不從。因此，老漢數年前，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，出了他籍，不在老漢戶內人數。他自在縣裏住居，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，守些田畝過活。他與老漢水米無交，并無干涉。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，連累不便，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，執憑文帖，在此存照。老漢取來，教上下看。”眾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，苦死不肯做冤家。眾人回說道：“太公既有執憑，把將來我們看，抄去縣裏回話。”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，置酒管待了眾人，賚發了十數兩銀子，取出執憑公文，教他眾人抄了。眾公人相辭了宋太公，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，說道：“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，告了執憑文帖，見有抄白在此，難以勾捉。”知縣又是出脫宋江的，便道：“既有執憑公文，他又別無親族，只可出一千貫賞錢，行移諸處，海捕捉拿便了。”

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：“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，不令出官。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？”知縣喝道：“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，出了他籍，現有執憑公文存照，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？”閻婆告道：“相公，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？這執憑是箇假的，只是相公做主則箇！”知縣道：“胡說！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，如何是假的？”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，哽哽咽咽地價哭告相公道：“人命大如天，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，只得去州裏告狀。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！”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：“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，這閻婆上司去告狀，倒是利害。倘或來提問時，小吏難去回話。”知縣情知有理，只得押了一紙公文，便差朱仝、雷橫二都頭，當廳發落：“你等可帶多人，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，搜捉犯人宋江來。”有詩為證：不關心事總由他，路上何人怨折花？為惜如花婆惜死，倘冤家做惡冤家。

朱仝二都頭領了公文，便來點起士兵四十餘人，逕奔宋家莊上來。宋太公得知，慌忙出來迎接。朱仝、雷橫二人說道：“太公休怪我們。上司差遣，蓋不由己。你的兒子押司現在何處？”宋太公道：“兩位都頭在上：我這逆子宋江，他和老漢並無干涉。前官手裏，已告開了他，現告的執憑在此。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，不同老漢一家過活，亦不曾回莊上來。”朱仝道：“然雖如此，我們憑書請客，奉帖勾人，難憑你說不在莊上。你等我們搜一搜看，好去回話。”便叫士兵三四十人，圍了莊院。“我自把定前門，雷都頭，你先人去搜。”雷橫便入進里面，莊前莊後搜了一遍，出來對朱仝說道：“端的不在莊裏。”朱仝道：“我只是放心不下，雷都頭，你和眾弟兄把了門，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。”宋太公道：“老漢是識法度的人，如何敢藏在莊裏？”朱仝道：“這箇是人命的公事，你卻嗔怪我們不得。”太公道：“都頭尊便，自細細地去搜。”朱仝道：“雷都頭，你監著太公在這裏，休教他走動。”

朱仝自進莊裏，把朴刀倚在壁邊，把門來拴了。走入佛堂內去，把供床拖在一邊，揭起那片地板來。板底下有條索頭，將索子頭只一拽，銅鈴一聲響，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。見了朱仝，喫那一驚。朱仝道：“公明哥哥，休怪小弟今來捉你。閒常時和你最好，有的事都不相瞞。一日酒中，兄長曾說道：‘我家佛座底下有箇地窖子，上面放著三世佛，佛堂內有片地板蓋著，上面設著供床。你有些緊急之事，可來這裏躲避。’小弟那時聽說，記在心裏。今日本縣知縣，差我和雷橫兩箇來時，沒奈何，要瞞生人眼目。相公也有虧兄長之心，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，道本縣不做主時，定要在州裏告狀，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。我只怕雷橫執著，不會周全人，倘或見了兄長，沒箇做圓活處。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，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。此地雖好，也不是安身之處，倘或有人知得，來這裏搜著，如之奈何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也自這般尋思。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，宋江定遭縲紲之厄。”朱仝道：“休如此說。兄長卻投何處去好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：一是滄州橫海郡‘小旋風’柴進莊上，二乃是青州清風寨‘小李廣’花榮處，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。他有兩箇孩兒：長男叫做‘毛頭星’孔明，次子叫做‘獨火星’孔亮，多曾來縣裏相會。那三處在這裏躊躇未定，不知投何處去好。”朱仝道：“兄長可以作急尋思，當行即行。今晚便可動身，切勿遲延自誤。”宋江道：“上下官司之事，全望兄長維持，金帛使用，只顧來取。”朱仝道：“這事放心，都在我身上。兄長只顧安排去路。”宋江謝了朱仝，再入地窖子去。

朱仝依舊把地板蓋上，還將供床壓了，開門拿朴刀，出來說道：“真箇沒在莊裏。”叫道：“雷都頭，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？”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，尋思：“朱仝那人和宋江最好，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？……這話一定是反說。他若再提起，我落得做人情。”

朱仝、雷橫叫攏士兵，都入草堂上來。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眾人。朱仝道：“休要安排酒食。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。”雷橫道：“四郎如何不見？”宋太公道：“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，不在莊裏。宋江那廝，自三年已前，把這逆子告出了戶，現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。”朱仝道：“如何說得過！我兩箇奉著知縣台旨，叫拿你父子二人，自去縣裏回話。”雷橫道：“朱都頭，你聽我說：宋押司他犯罪過，其中必有緣故，也未便該死罪。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，係是印信官文書，又不是假的，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，權且擔負他些箇，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。”朱仝尋思道：“我自反說，要他不疑。”朱仝道：“既然兄弟這般說了，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。”宋太公謝了道：“深感二位都頭相顧。”隨即排下酒食，犒賞眾人。將出二十兩銀子，送與兩位都頭。朱仝、雷橫堅執不受，把來散與眾人——四十箇士兵——分了。抄了一張執憑公文，相別了宋太公，離了宋家村。朱、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。

縣里知縣正值陞廳，見朱仝、雷橫回來了，便問緣由。兩箇稟道：“莊前莊後，四圍村坊，搜遍了二次，其實沒這箇人。宋太公臥病在床，不能動止，早晚臨危；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。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。”知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一面申呈本府，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。……”不在話下。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，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。那張三也耐不過眾人面皮，況且婆娘已死了，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，因此也只得罷了。朱仝自轄些錢物，把與閻婆，教不要去州裏告狀。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，沒奈何，只得依允了。朱仝又將若干銀兩教人上州裏去使用，文書不要駁將下來。又得知縣一力主張，出一千貫賞錢，行移開了一箇海捕文書，只把唐牛兒問做成箇“故縱兇身在逃”，脊杖二十，刺配五百里外。干連的人，盡數保放寧家。這是後話。有詩為證：

一身狼狽為煙花，地窖藏身亦可拿。

臨別叮嚀好趨避，髯公端不愧朱家。

且說宋江，他是箇莊農之家，如何有這地窖子？原來故宋時，為官容易，做吏最難。為甚的為官容易？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非親不用，非財不取。為甚做吏最難？那時做押司的，但犯罪責，輕則刺配遠惡軍州，重則抄扎家產，結果了殘生性命，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。又恐連累父母，教爹娘告了忤逆，出了籍冊，各戶另居，官給執憑公文存照，不相來往，卻做家私在屋裏。宋時多有這般算的。

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，和父親、兄弟商議：“今番不是朱仝相覷，須喫官司，此恩不可忘報。如今我和兄弟兩箇，且去逃難。天可憐見，若遇寬恩大赦，那時回來，父子相見。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仝，央他上下使用，及資助閻婆些少，免得他上司去告擾。”太公道：“這事不用你憂心。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，若到了彼處，那裏使箇得托的人寄封信來。”

當晚弟兄兩箇拴束包裹，到四更時分起來，洗漱罷，喫了早飯，兩箇打扮動身。宋江戴著白范陽氈笠兒，上穿白緞子衫，繫一條梅紅縱線條，下面纏腳緞襪著多耳麻鞋。宋清做伴當打扮，背了包裹，都出草廳前，拜辭了父親宋太公。三人灑淚不住。太公分付道：“你兩箇前程萬里，休得煩惱。”宋江、宋清卻分付大小莊客，小心看家，早晚懇懃伏侍太公，休教飲食有缺。兄弟兩箇，各跨了一口腰刀，都拿了一條朴刀，逕出離了宋家村。

兩箇取路登程，正遇著秋末冬初天氣。但見：

柄柄芰荷枯，葉葉梧桐墜。

蛩吟腐草中，雁落平沙地。

細雨濕楓林，霜重寒天氣。

不是路行人，怎諳秋滋味。

話說宋江弟兄兩箇行了數程，在路上思量道：“我們卻投奔兀誰的是？”宋清答道：“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，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，只不曾拜識，何不先去投奔他？人都說仗義疏財，專一結識天下好漢，救助遭配的人，是箇現世的孟嘗君。我兩箇只投奔他去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。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，無緣分上，不曾得會。”兩箇商量了，逕望滄州路上來。途中免不得登山涉水，過府衝州。但凡客商在路，早晚安歇，有兩件事免不得：喫癩碗，睡死人床。

且把閒話提過，只說正話。宋江弟兄兩箇，不則一日，來到滄州界分，問人道：“柴大官人莊在何處？”問了地名，一逕投莊前來，便問莊客：“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？”莊客答道：“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，不在莊上。”宋江便問：“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？”莊客道：“有四十餘里。”宋江道：“從何處落路去？”莊客道：“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。”莊客道：“莫不是‘及時雨’宋押司麼？”宋江道：“便是。”莊客道：“大官人時常說大名，只怨恨不能相會。既是宋押司時，小人引去。”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、宋清，逕投東莊來。沒三箇時辰，早來到東莊。宋江看時，端的好一所莊院，十分齊整。但見：

前迎闊港，後靠高峰。數千株槐柳成林，三五廳堂待客。轉屋角牛羊滿地，打麥場鵝鴨成群。飲饌豪華，賽過那孟嘗食客；田園主管，不數他程鄭家僮。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，戶無差役子孫閒。

當下莊客便道：“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，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。”宋江道：“好。”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，解下腰刀，歇了包裹，坐在亭子上。那莊客人去不多時，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，柴大官人引著三五箇伴當，慌忙跑將出來，亭子上與宋江相見。

柴大官人見了宋江，拜在地下，口稱道：“端的想殺柴進，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，大慰平生渴仰之念，多幸！多幸！”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：“宋江疏頑小吏，今日特來相投。”柴進扶起宋江來，口裏說道：“昨夜燈花報，今早喜鵲噪，不想卻是貴兄來。”滿臉堆下笑來。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，心裏甚喜，便喚兄弟宋清，也來相見了。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，在後堂西軒下歇處。柴進攜住宋江的手，入到裏面正廳上，分賓主坐定。柴進道：“不敢動問，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，如何得暇來到荒村僻處？”宋江答道：“久聞大官人大名，如雷灌耳。雖然節次收得華翰，只恨賤役無閒，不能夠相會。今日宋江不才，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，弟兄二人尋思，無處安身，想起大官人仗義疏財，特來投奔。”柴進聽罷，笑道：“兄長放心。遮莫做下十惡大罪，既到敝莊，但不用憂心。不是柴進誇口，任他捕盜官軍，不敢正眼兒觀著小莊。”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，一一告訴了一遍。柴進笑將起來，說道：“兄長放心。便殺了朝廷的命官，劫了府庫的財物，柴進也敢藏在莊里。”說罷，便請宋江弟兄兩箇洗浴。隨即將出兩套衣服、巾幘、絲鞋、淨襪，教宋江弟兄兩箇換了出浴的舊衣裳。兩箇洗了浴，都穿了新衣服。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。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，已安排下酒食了，便請宋江正面坐地，柴進對席。宋清有宋江在上，側首坐了。

三人坐定，有十數箇近上的莊客並幾箇主管，輪替著把盞，伏侍勸飲。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，宋江稱謝不已。酒至半酣，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。看看天色晚了，點起燈燭。宋江辭道：“酒止。”柴進那裏肯放，直喫到初更左側。宋江起身去淨手。

柴進喚一箇莊客，提碗燈籠，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。便道：“我且躲杯酒。”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。俄延走著，卻轉到東廊前面。宋江已有八分酒，腳步起了，只顧踏去。那廊下有一箇大漢，因害瘧疾，當不住那寒冷，把一畝火在那裏向。宋江仰著臉，只顧踏將去，正躡在火畝柄上，把那火畝裏炭火，都掀在那漢臉上。那漢喫了一驚，驚出一身汗來。

那漢氣將起來，把宋江劈胸揪住，大喝道：“你是甚麼鳥人？敢來消遣我！”宋江也喫一驚。

正分說不得，那箇提燈籠的莊客，慌忙叫道：“不得無禮！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。”那漢道：“‘客官’，‘客官’！我初來時，也是‘客官’，也曾相待的厚。如今卻聽莊客搬口，便疏慢了我，正是‘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’。”卻待要打宋江，那莊客撇了燈籠，便向前來勸。正勸不開，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。柴大官人親趕到說：“我接不著押司，如何卻在這裏鬧？”

那莊客便把此了火畝的事說一遍。柴進笑道：“大漢，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？”那漢道：“奢遮，奢遮！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兒！”柴進大笑道：“大漢，你認得宋押司不？”那漢道：“我雖不曾認的，江湖上久聞他是箇‘及時雨’宋公明。且又仗義疏財，扶危濟困，是箇天下聞名的漢。”柴進問道：“如何見的他是天下聞名的漢？”那漢道：“卻纔說不了，他便是真大丈夫，有頭有尾，有始有終！我如今只等病好時，便去投奔他。”柴進道：“你要見他麼？”那漢道：“我可知要見他哩！”柴進道：“大漢，遠便十萬八千里，近便只在面前。”柴進指著宋江，便道：“此位便是‘及時雨’宋公明。”那漢道：“真箇也不是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便是宋江。”那漢定睛看了看，納頭便拜，說道：“我不是夢裏麼？與兄長相見！”宋江道：“何故如此錯愛？”那漢道：“卻纔甚是無禮，萬望恕罪。有眼不識泰山！”跪在地下，那裏肯起來。宋江慌忙扶住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

柴進指著那漢，說出他姓名，叫甚諱字。有分教，山中猛虎，見時魄散魂離；林下強人，撞著心驚膽裂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，道破江山水倒流。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